

艺术作品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人民性

匡睿颖¹，常子博¹，毛毳^{1*}

(¹ 长沙工业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启蒙与救亡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方向，即“艺术为人民服务”，满足了时代的需求。自 20 世纪以来，众多中国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为人民大众服务，塑造并延续了不同时代的“人民”典型形象，贯穿着时代主题。艺术不仅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激励作用，还成为集体记忆建构的载体，唤起人民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本文通过集体记忆理论的探讨，分析了人民艺术在集体记忆建构中的共享性、选择性与形象性，强调了集体记忆对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研究指出，通过艺术作品合理构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助于提升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的当代转型。

关键词：人民艺术；集体记忆；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

DOI：<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3.1225>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ity and People—Centered Values in Artistic Works

Kuang Ruiying¹, Chang Zibo¹, Mao Cui^{1*}

(¹ Changsh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rt and Design, Changsha, Hunan, 410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 salv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he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theory—namely, the principle that art serves the people—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era.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numerous Chinese artists have created artistic works dedicated to serving the broad masses, shaping and sustaining representative images of "the people" acros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embodying the prevailing themes of their times. Art has not only played a motivating role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but has also functioned as a mediu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evoking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people. Drawing on theories of collective mem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aredness, selectivity, and representational nature of people—centered 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highlighting the crucial role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foster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cohes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artistic works contributes to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项目基金：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项目编号：XSP26ZDI005）阶段性成果；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科人文通识教育基地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匡睿颖（1988-），女，湖南岳阳，副教授，博士在读，研究方向：非遗数字化

常子博（2005-），女，湖南岳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

毛毳（1990-），女，湖南湘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数字人文

通讯作者：毛毳，通讯邮箱：maocui@ccsut.edu.cn

Keywords: People—Centered Art; Collective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cohesion

引言

在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方向——“艺术为人民服务”正满足了其需求。自20世纪以来，中国优秀艺术家们以时代环境为创作背景，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创作导向，用艺术作旗帜引领和鼓舞人民加入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洪流之中。纵览中国百年来的经典艺术作品，不难发现时代主题的沿袭与演进贯穿其中，不同时代的“人民”典型形象都能从中直观地感受到，艺术与时间的内在演变也能清晰地感知，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内在逻辑一直在延续。今天，艺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不容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如何将“人民性”一直贯穿其中呢？应以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所提到的“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艺术创作的基本准则。而“集体记忆”就是这一基本准则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1 人民艺术和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又被称为群体记忆，其理论来源于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后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Halbwachs)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提出，即“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在历史记忆中，个体作为记忆的载体，其记忆要被唤醒必然要通过具有集体性和纪念性的活动或节日为途径，亦是在特定场景中个人的讲述为内容^[2]。集体记忆的特点使其成为人民艺术不可取舍的创作灵感，艺术中的集体记忆建立了中国人民对于历史隐喻与国家意指认同的前提和群体情感凝聚的纽带，它能够引发人民的共同记忆和触发人民的“在场”意识，将人民真切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认同构建成国家和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3]。

1.1 集体记忆与人民艺术的共享性

记忆在经历了人们从社会中获取、回顾和重组的路径之后，变成了人们集体的社会行为。人们对特定历史所形成的共同认知构成了集体记忆，它是我们对过往的回顾和反思^[4]。无论是人民艺术中的视觉还是听觉艺术都可以承载人民共同的记忆时刻，通过人民艺术来共享集体记忆，将凝聚力和扩展性注入人民群众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5]。

1.2 集体记忆与人民艺术的选择性

集体记忆之所以具有选择性是因为社会心理取向和社会结构所导致的。不同群体会依据其自身需求来对历史事件进行选择性地阐述，从而各群体间成员的互异行为模式就此形成，记忆在被人们进行选择之后，会对选择者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塑造^[6]。哈布瓦赫曾提出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记忆会被当下社会主流所引导，它确立于处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之中，并非群体自发形成。简而言之，社会统治阶级有选择性地支配集体记忆来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需求。人民艺术中集体记忆是现在的人们对过去的一种累积性建构，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同时，维系了一定程度的聚合力^[7]。如仅通过仪式或节日是不能完全承担对于重大事件的集体记忆建构任务的，将被选择的集体记忆注入于人民艺术中，恰而充当中介变量来弥补日常生活与集体欢腾之间的空白时期，将影响力持续输出并不断强化。

1.3 集体记忆与人民艺术的形象性

集体记忆不是具象的物体，无形性决定了它必须依赖各种艺术媒介来进行呈现和留存，如影

像、雕塑、音乐等，人们通过这些艺术作品作为媒介来共同维系和塑造以往的记忆和感受^{[8][9]}。如集体记忆的系统化与符号化就能在纪录片中得到呈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纪录片用影像的手法将历史记忆进行留存，人们通过这些影像资料就能解读历史和传承传统文化。由此可见，集体记忆对于国家认同感的建构和民族凝聚力的强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何合理地通过人民艺术组织与构建珍贵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这一问题，一直是多方研究者和艺术从业者研究的目标。在当今社会，人民艺术与集体记忆的构建方式已然呈现多维度、多视角、多平台的发展局面，但都离不开人民艺术要依据集体记忆主体、客体和途径的结构来进行叙述这一宗旨。

2 集体记忆叙述主体

记忆主体：即保存记忆的人。记忆主体的叙述主体选为历史的见证者对于唤起人民的集体记忆是最为有效的。再选择纪录片作为记录历史的表现载体，通过纪录片精神和心理的重铸功能，让受众与历史完成了一次面对面对话的仪式，用集体记忆来唤起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10][11]}。纪录片《二十二》是一部以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为拍摄主体的纪录片，整片采用极其客观和隐忍的记录手法，无旁白解说、无历史回顾画面和无煽情音乐的共情^[12]。

2.1 客观化叙述奠定记忆框架的主流

《二十二》的叙事是采用旁观者角度来进行的，整片的“冷眼旁观”氛围主要通过“去情绪”的故事叙述来进行营造。如在画面上，都尽量避免流露创作者的主观情绪，也就是既不对被摄物体的原始形态进行干预，也不对被摄人物的语言叙述进行主观引导。这在背景音乐和解说词两个方面体现的最为充分。《二十二》纪录片中背景音乐的创作手法在一般电影制作中是极其少见的，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是感受不到音乐存在的，只有结尾字幕处出现很轻的钢琴伴奏。在纪录片的制作技法里背景音乐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的。它不仅可以奠定整片的情感基调，也可以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烘托画面气氛和引导观者情绪走势的作用。旁白是纪录片中的常用技巧，观众通过画面外的旁白来扩充画面信息或产生共情情绪，解说词就是旁白中的一种，但在本纪录片中解说词并没有被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强影片叙事客观性的作用。影片的创作者通常会用解说词来抒发个人情感和叙述个体思绪，它会对受众自身对影片的感受产生干扰。导演为了将个人主观情绪态度对观众的影响降到最低，所以在影片开始前并没有专门介绍电影拍摄和相关历史背景，这样能保护观众用客观情绪和原始的认知进行观影，摆脱被旁白和文字强加的情感，没有情绪引导与渲染，只有真实历史带来的巨大集体记忆情感震撼。践行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是该纪录片的主旋律，不虚假、不煽情，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突破以往纪录片“先声夺人”的传统风格，用客观化叙述唤起集体记忆，为集体记忆框架奠定了主流。

2.2 隐喻化表达彰显记忆框架内容的鲜活

虽然本片是以客观的角度进行拍摄，但其实在整部纪录片中随处都能感受到导演的创作意图，如在拍摄进程及后期的制作里就包含着导演的个人设计、摄影师的个人风格等。导演将纪录片故事情节立足于“慰安妇”幸存者单一个体的生活现状，叙事主线是经历者或家属的历史叙述，从而构建出完整的“慰安妇”集体记忆。不同于以往对于这段历史回顾的其他类型片，本片采用经历者的微观视角来突破意识形态的约束，并看不到直接的家国情怀和荣辱历史的宏观框架。为了在有限的画面中传达出更多的创作意图，导演在这部纪录片中大量使用了“隐喻”语言。本片在表现林爱兰老人生活现状时所使用的空镜头就具有很强烈的隐喻作用，其传递出较为丰富的情绪：温情、抵抗、忧虑等。如墙面爬行成线的蚂蚁、堆积杂物的床板、晃动的小风扇这三组镜头就让观众大概了解了林美兰老人的生活环境；床头的勋章和镰刀似乎表示着战争未曾在她生命里消逝。“隐喻”是用看似无关的物件或事情做比喻效果来产生其他含义，它可以让观众透过普通的事物

图像了解到独特内涵,进一步深化主题。内涵丰富的空镜头是代替了故事主线起到了串联人物故事的作用。片中绝大部分空镜头是在人物讲述时出现的。如李美金老人对去世已久的丈夫说,“政府把我照顾得这么好,你就放心吧”,从她的叙述就能感知到她政府对政府和毛主席充满感激,她说,“政府很好,毛主席好”,画面出现挂在房间墙上毛主席的画像,并以此镜头作为转场切换到同样对毛主席心存感激的李爱连老人。

3 集体记忆叙述客体

记忆客体:即文化遗存、历史景观、场所环境及所附的信息特质。纪念馆是集产生和传播集体记忆为一体的重要平台,它提供给历史记忆一定的话语基础^[13]。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与传统博物馆有所不同。传统博物馆展示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人类文明的物质和成果,目的在于面向公众宣扬文明的美感,实现提高公众的文化程度的愿景。不同的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建立在真实中华民族历史悲剧之上的叙事博物馆,以展品为语言,以空间为媒介,以设计为信息,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完整的形态呈现出来,从而让观者自发建构起强烈并深刻的集体记忆^[14]。

3.1 艺术化叙事引发集体记忆的共情

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通常都是在书籍文字或视频画面中获取,对于这段悲惨历史的体验并没有上升到情感层面,如果对历史进行艺术手法讲述会有效增进情感层面的交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在这种理念之下进行设计。在这描述历史、缅怀逝者和爱国教育的特殊纪念空间场所内,陈列了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证据与资料,如遇难者的日常用品、侵略者的使用物件和幸存者口述资料等等,并使用辅助展览方法,如数字标识、文字说明、动态视频、静帧照片、多媒体互动装置、声音与灯光效果、虚拟成像技术场景复原、参观路线的设计及整体建筑环境空间氛围等等,以“铭记国耻”为主题呈现、证明和反省战争所带来的伤害之重,通过依托于空间对遇难者和家属个体的创伤记忆的艺术化叙述,将集体记忆建构于个人、社会和国家记忆之中。

3.2 个体创伤记忆叙事刺激集体记忆的移情

通常集体记忆是由个人记忆所构建而成,由个人记忆完成更完整的外化形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个体记忆为主角完成了熔铸观众集体记忆认同感的历史大剧。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珍藏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个人记忆资料与历史档案,这是建构国家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的冬天,至今已经80余年,这段人性泯灭的民族伤痛也随着自然难敌的记忆曲线规律慢慢被淡忘,人们在和平繁荣的年代里逐渐弱化和模糊这段历史。记忆资料与历史档案本是承载记忆的重要物质载体,它能够像一条纽带一般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相连。随着近年来“艺术为人民服务”理念越来越参与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大屠杀事件有关的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更受关注,为了将记忆能够存续给后世,整理与收藏记忆历史档案是关键性行动保障。在纪念馆的实践空间中,以战争创伤个体相关的集合记忆的叙述与展示设计让观众无意识且自主的完成了集体记忆的建构。因为无论是观众的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都能被相关的物件、文字或图像资料所召唤。所以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记忆空间中,观众阅览文字资料、观看照片视频或是参观纪念馆展示空间,都是在参与唤醒和重塑集体记忆的仪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物”与“场”水乳交融,以对个体受害者的记忆进行叙述来引导观众了解这段战争带来的悲惨历史,唤醒和平与富裕生活的来之不易,强化内心深处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担当,完成了“艺术为人民”与集体记忆建构的完美合作。

4 集体记忆叙述途径

记忆途径：获得、存储和传播记忆客体的方式、渠道。政论专题片是着重在于宣传主流思想且以强烈政治理论色彩为特色的电视类型片，面对数字媒体飞速发展的现状，单调的文字输出及新闻式单向传输已不能满足扩大政治传播效果的需求，政治话语的争夺转移了阵地，它趋向于使用集图像、声音、文字、动画等多种信息形态为一体的视频影像进行传播^[15]。《必由之路》专题片是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代背景之下，以“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主题进行创作^[16]，在人民艺术的视域下以影像的艺术形式来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再现，以展现改革成果和宣扬发展理念为目的。以政论专题片作为记忆途径来完成改革开放集体记忆的建构，重点在于史实重现与构建集体记忆之中图像修辞与跨屏传播是如何参与且产生效果的过程。

4.1 图像修辞强化集体记忆体验

图像修辞在记忆再现和集体记忆塑造中占据着绝对的关键作用，同样在政论专题片中最为重要的艺术表现技法也是图像修辞。影像艺术中的视觉符号、画面色彩和镜头语言等图像修辞都能被用来塑造国家政权中人民性话语的感召气场，对公众再现和传播社会历史或改革成就，透过图像修辞来凝聚人民的国家集体记忆。

镜头语言在保证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的同时，还可以兼顾创作者内在态度的表达。此片片头中使用时间轴进程的推进带领观众，在短时间内领阅了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时间段内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化，通过镜头语言就能将一副微观与宏观的历史画轴呈现在观众眼前。在历史长流里四十年很短，但在人民的生活里四十年很长，用一分钟的影像让民众注意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巨大改变，镜头中的画面都是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中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记忆影像，通过镜头语言从记忆深处勾出过去与现在生活记忆的对比，从内心深处引出对祖国强大的自豪情绪。

集体记忆必须借助于某种载体才能实现(人的思想、观念只有外化在一定的对象中才能以外在的形式储存下来,为他人所了解),这种载体通常称之为符号。在影视作品中经常会使用到视觉符号这一表现元素,通过视觉符号能在图像画面之外扩展出更多维度和传递出更多信息,视觉符号不仅将图像中的情绪准确表达,也能将图像中的政治意象直观输出,从而使集体记忆的空间表现具有更深层次的内涵。此片用影像艺术中的视觉符号为桥梁,串联国家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让民众了解到“大家”与“小家”的民族与家族记忆,激励民众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如在本片中强调国家意志的视觉符号就被设计出现百来次。此部政治专题片全片共八集,“长城”“五星红旗”“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这些代表国家的视觉符号在本片中反复出现,用视觉符号强调在民众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集体记忆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担当着重要且决定性的角色。

4.2 跨屏传播扩展集体记忆的空间

在互联网尚未进入大众视野之前,媒体是具有绝对的信息制作权和控制权的,并且几乎所有媒体的信息传播都是单向传递的,受众只拥有接受的权利。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改变人类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方式,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媒体真正意义上革新了传统媒体独掌信息大权的困局,在网络媒体平台上受众可以发布和交流信息,这实现了信息流的双向互动。人们可以以信息制造和传递者的身份介入信息流的传播。视频影像不再是电视台独掌播放大权,通过互联网平台视频可以跨越不同屏幕进行传播流转,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7],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4%。中国的视频传播进入了跨

屏传播的时代,为政治专题片的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必由之路》的传播平台除了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之外,同时还在优酷视频、爱奇艺视频、腾讯视频等主流网络视频平台同步推出。针对网络平台的片段化传播特点和受众碎片化时间的浏览习惯,本片还制作了每一集的四分钟预览版,将专题片的分集内容更加快速且有效地进行传播,受众通过参与视频的传播与交流体验,对于片中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蜕变会产生更加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扩展出更多维度的记忆空间,民众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个体记忆经过个体与个体的交流体验后,构建出更为牢固和强大的中国改革开放集体记忆。

杰出的艺术作品,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一定是那些能够突出表现该国家该民族独特的集体记忆的作品。以艺术为人民的重要性作为切入点,从集体记忆叙述结构角度切入分三点讲解集体记忆在艺术中的表达与功能,引出集体记忆对于国人来说具有的特殊意义,重点是集体记忆在人民艺术中所起到的共情与移情作用如何让国人更加具有凝聚力。中华文化的当代转型可以建立在人民艺术与集体记忆的包容度是否融洽、是否能够对方所用,利用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来回归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未来可以发展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 [2] Orianne J F, Eustache F. Collective memory: between individual systems of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system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3, 14: 1238272.
- [3] Yang C. Japanese Second World War Memory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M]//Beyond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6: 189-203.
- [4] 周玉,廖小琴.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路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6,(01): 16-25.
- [5] Nuri A, Ismayil Z, Babayeva M, et al. Artistic expressions as vehicles of cultural memory[J]. *Journal of Ethnic and Cultural Studies*, 2025, 12(5): 258-275.
- [6] 徐宝敏,沈桂萍.从器物陈列到意义生产:博物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叙事逻辑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5,(06): 129-138.
- [7] 刘明明.经历认知与主体区隔:集体记忆话语叙事的社会化建构[J].学习与探索,2025,(11): 82-90.
- [8] Arnau Roselló R. Why remember?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in non-fiction films: fabric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llective memories[J]. *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 2022, 16(1): 55-67.
- [9] Tian F, Fu S, Yang Y, et al. Understanding nostalgia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strict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documenta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4, 54: 101302.
- [10] 颜宏赫,李彩华.历史文化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根基[J].学术探索,2025,(12): 70-78.
- [11] Melianto D, Syamsudin A. The Role of Arts i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Digital age[J]. *MSJ: Majority Science Journal*, 2024, 2(4): 73-80.
- [12] 黄正桢.中国青年纪录片导演视角下口述历史的影像呈现与访谈方式分析——以纪录片《二十二》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24,45(03): 124-127.
- [13] Moliner P, Bovina I. Public spaces and circumscribed spaces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A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 of commemorative monuments[J]. *Memory Studies*, 2024, 17(4): 676-691.
- [14] 刘静,蔡之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空间叙事与记忆建构[J].新闻传播,2025,(15): 34-37.
- [15] Destan C. A Review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Its Evolution

to the Present[J]. Philosoph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2023, 10(19-20): 47-51.

[16] 郑素凌. 跨屏传播时代政论片对于改革开放的集体记忆建构——以《必由之路》为例[J]. 东南传播, 2019, (04): 145-147.

[1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5-07-21)[2026-02-28].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